

上接B1版

雨水停了,他们终于要继续赶路回家了。也许是雨后路滑,也许是新买的凉鞋不顺脚,伍仟妹脚下—滑,崴了脚踝,痛得不行,走路都不稳,怎么办?

邬树龙灵机一动,俯下身子说:“我来背你吧。”

伍仟妹难为情地说:“被人看到不好吧?”

“怕什么,有人问起,就说我们俩谈婚了。”

“不行!”

“那,再想想办法吧。”

“你去弄根棍子来。”

“好。”

邬树龙便去山边竹林里弄了根野竹子过来,伍仟妹拄着棍子,由邬树龙在一边扶着,一瘸一瘸地慢慢往回走,直到临天黑才回到伍家。

邬树龙以关心伍仟妹的脚伤为由,每天早晚都到仟妹家中嘘寒问暖,帮她弄药,还帮着伍婶做些重体力的家务事。

听说邬树龙要与伍仟妹结婚,黄玫瑰急了,忙去追问:“她伍仟妹有什么好?我不行吗?”邬树龙说:“你还小,我们不合适。”

“你嫌弃人!”听到邬树龙说了那句话后,她不高兴地走了。

伍婶呢,倒是默默地认了他们两人之间的事。单梅倒也看出了伍婶的心事,便故意试探着问了句:“邬树龙怎么样?”

“你说呢,还能怎么样?”又说,“昨天晚上都半夜了,还在仟妹房间赖着不走,也不知聊些什么东西。”

“哎呀,我说你也是老昏了头了。都这样了,还不帮他们张罗婚事咧。”

“那你去做媒呀!”

“你不点头谁去娶?”

“去去去!”

“嘻嘻……”

于是,单梅拿了邬树龙与伍仟妹两人的八字找了个算命先生看看。

那先生看过八字之后,也不说什么,只在一张黄纸上写了行字,交与单梅,单梅一看,不甚明了,便拿回来给伍婶看,伍婶也看不懂,投到松叔公处。

松叔公正与几位大爷叔公在喝茶,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闲话。松叔公接过纸条,眯着一双老花眼,看了半天,许久,才开口,“这个邬树龙,可不得了……”

稍停了停,喝了口水,继续说:“曾经有人断言,邬树龙就是一条懒虫。从小浪荡,不务正业,看上去也不起眼。一旦他睡醒了,就是一条龙!总会弄出些事来,而且还会把整个村子搅得风生水起。你不要看他今日这个衰样,他会行运的。而且还不是一般的,他是要做一番大事业的,只是他的生命中的贵人还没出现呢。”

果真是这样吗?众人怀疑。

这时松叔公叹了一口气:“可惜了,可惜了。”随即那张纸往桌子上一放,起身拍拍屁股走了。

一阵风起,桌子上的那张黄纸飘落地下。

有人就看到了,是“卧龙晏起”四个字。

有人想起来了,邬树龙的房间里靠窗的地方,就张贴着一副对联:“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横批“卧龙晏起”。

当听到松叔公的一番话后,伍婶的心就有数了。

仟妹的事定了,新郎就是邬树龙!

在邬树龙与伍仟妹的婚宴上,单梅喝醉了,端着酒杯到处去敬酒,特别是在长辈们面前,更是献足了殷勤,她说:“我高兴呀!”

她问伍婶:“这回信得过我这个媒人婆了吧?”见伍婶点了点头,她又拍拍伍婶的肩膀说:“有好人家,有好后生就得了哇!”

因是邬姓本家,邬树龙与伍仟妹的婚宴,邬荣昌一家也去参加了。邬日苟因向伍仟妹求婚不成,反倒被邬树龙求婚成功而心生醋意。邬荣昌看不过眼,因此而起恨心。邬日苟对邬荣昌说:“爸,你当大队干部时,没有亏待姓伍的吧?我是没什么本事,配不上伍仟妹;可伍婶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你呢?兑个亲家就那么难吗?”“哎,还不是邬树龙闹的!走着瞧吧,总有一天……”

(二)

邬树龙与伍仟妹结婚后,夫妻俩便在离村口不远的自留山上的茶园里扎根耕山。

这片茶园是当年生产队集体开发栽种的,但山坡地是邬树龙家的祖宗山,实行农村土地承包责任

制之后,集体解散,这片茶园丢荒无人耕种。所以,邬树龙夫妇在这片自留山上继续种茶种果树,也就理所当然。而邬树龙刚好每天也要去仙人嶂深山里挖些树根卖些钱,树根挖得多了,就堆放在茶山上。毕竟伍仟妹还是比较有主见的人,便与邬树龙商量着在茶山上盖起几间简易砖瓦房,一间住人,一间灶房,二间猪舍、鸡舍,门坪堆放树根杂物。逐渐地,夫妇俩也自由自在地过起一段幸福的日子来。

邬树龙与伍仟妹结婚后,黄玫瑰经常会过来帮工。因为勤快,肯吃苦,样样事情做到家,俨然是个得力助手,深得伍仟妹的欢心,所以,两人也蛮投机,情同姊妹。

积累了点本钱,邬树龙便将祖屋作了翻新,接着又买了台拖拉机。农忙下地耕田,家家户户都请他的拖拉机去,虽然花点钱但省人工省时快捷。到了春耕夏种时节,他就挺忙;平时就帮人营运货物,还时不时跑江西,跑兴宁,过梅州,走长途运输,收入不薄;这样一来,尝到甜头,夫妇俩干脆不耕山了,树根也不去挖了,专门跑起运输来了。这样一来,邬树龙的茶园日渐荒芜。

一晃,过去多年。

那年夏天,农闲时节,同村本家邬日苟、邬飞年兄弟俩找上门来。

邬日苟说:“龙哥,我想借用你茶园那几间屋舍,作为做爆竹加工厂的临时配药仓库。”

“爆竹加工配药仓库是个非常危险的东西,弄不好连我的那几间瓦房都会上西天!你们最好不要打我的主意,出了问题难负责。”邬树龙说。

邬日苟拍着胸脯发誓说:“我的配药技术在村中是最过关的,绝对放心,你看村上那么多人做爆竹加工,都没事,我邬日苟也当然不会有事。有事我负责!”

邬树龙此时正在吃早餐,手拿筷子直指邬日苟:“你以为我不知道吗?前段时间,阿德老师的老婆不就是因为在阿笨闯那里做爆竹,发生了意外才受伤的吗?还有,上个月,阿斗家里的爆竹成品不是也发生了爆炸吗?你敢保证,不出事?”

邬飞年:“龙哥放心,万一出了问题会赔你的。你是怕我们借了不还吧?”

邬树龙:“老弟,不是我睇不起你们,我是担心你们到时连赔偿的本钱都拿不出。何况是借用,最怕久借不还哩!想想一点好处都没有。”

说起来,这邬日苟与伍仟妹母亲娘家还是亲戚哩,最后看在沾亲带故的面上,邬树龙还是同意把茶园的屋舍借给邬日苟、邬飞年兄弟俩。但既然是借用又是做炮竹生意,租金是少不了的。于是双方便签订了租用合同,租金是每月二百元,一共租出三间屋舍。

开始几个月,邬日苟倒也蛮守信用,每月都将租金兑现。但半年后,因为邬树龙夫妇俩忙于跑运输,未及及时过问租金的事,而邬日苟兄弟俩每次见面都说手头紧,下次一起结算,他们也知道邬树龙现在有钱,根本不会在乎这么点租金,所以便不了了之。

纯朴的槲花村人,往往就是这样,久借不还就是债。你借给人家的钱物,年长月久不见归还就是等于送给人家的了。如果不碰到征地,这样的问题恐怕永远也就不会有人提起。

但,邬树龙担心的问题还是发生了。

(三)

1993年夏天,京九铁路建设征地开始了。

施工未始,铁路建设指挥部的李指挥在勘察现场时首先看中了邬树龙家那片荒芜的茶园。

一侧平坦的山坡向阳,临近溪水,又有现成的几间瓦房,可做临时指挥部及施工队驻扎营寨,将门坪边那片茶果树砍了,还可多搭几间简易工棚堆放机械。

因此,通过村干部做通邬树龙的工作,付了几万元临时用地征地款,准备在“五一”节前一天,将机械搬运到这里开始安营扎寨。

那天,机械刚出到村口,对面山坡上的屋子便冲出一个大汉横在大路中间,手中挥舞着一条扁担,满口酒气,大声嚎叫:“不准前进,没有我的同意,任何人不准过来!”

开始,李指挥以为是邬树龙反悔,不同意他们征用他的茶园,一问才知道,这人不是邬树龙,而是邬日苟。只听他反反复复地也就是一句话:“我是邬日苟,这地方是

我的,我不同意征地!”

不多时,镇政府及国土所的征地工作队来了,村干部也来了,邬树龙也来了,好多村民都来了。大家都莫明其妙,邬日苟今天是疯了吗?忙问邬树龙是怎么回事,邬树龙忙说,“跟他没关系,这地是我的。”

于是,邬树龙便上前一步对邬日苟说:“邬日苟,想死呀,莫要乱来哟!”还没说完哩,邬日苟挥起的扁担便猛然打将过来。

“邬树龙,我打死你!”邬树龙躲避不及,右眼角挨了一扁担,顿时鲜血直流。

于是众人乱作一团,赶紧帮邬树龙敷草药止住了血,叫了部摩托车送其去医院包扎伤口。

邬日苟见打伤了人,知情不妙,在慌乱中溜之大吉。

上午10时许,范家鸿副镇长的办公室响起一阵清脆的电话铃声,刚拿起话筒,便听到里面传来急促的呼喊声,是国土所劳燕飞所长从征地现场打来的告急电话,槲花村发生了一起因铁路建设征地引起的打人流血事件。

有人将邬树龙打了,伤了眼睛,血流满面,弄不好会出人命;情况危急,请求镇政府领导马上前来救援。

听到这一突然消息,范家鸿副镇长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铁路建设是国家重点工程,能争取到铁路干线从本地区经过是因为照顾革命老区建设,铁路沿线地是当前本镇重中之重的首要任务,身为副镇长,自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而且,自己刚刚从国土所长的位置上提升为副镇长,前天召开的镇党委扩大会议上刚刚宣布,今天是正式上任的第二天。

县工业局局长兼县支援铁路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何志凡曾前来协商过多次。说,铁路施工工期紧迫,铁路建设工程指挥部在正线施工之前,必须征用一些临时用地以便作为驻扎施工队营地,安顿施工人员、建筑简易工棚。

为了此事,铁路建设指挥部的李指挥已来催促了好几趟了。

偏偏在这骨节眼上,又出了这么一桩麻烦事,这不是忙中添乱嘛,如果因为征地出了人命,又无法按时完成征地任务,他这个副镇长还怎么活下去啊!

想到这里,范家鸿副镇长不由满头大汗,头皮发麻,越想越怕。于是,他忙吩咐劳燕飞所长要尽量平息事件,防止事态继续恶化,他马上就到;然后急速直奔派出所,叫上俩民警一同前往,直奔现场。

不多时,范家鸿副镇长带着派出所的人到了。

在询问了具体情况后,他马上宣布:铁路征地是国家重点建设项目,应无条件让铁路局的施工队进场安营扎寨。既然是选定了这个地方的位置,任何人不能阻挠,谁敢再造事生非的,决不客气;邬日苟无理取闹,阻止国家建设,打伤了人又逃离现场,一定要找到他让他到派出所自首,要赔偿医药费;马上召开村民代表会议,继续了解征地有关情况。并由劳所长带领征地工作人员开展征地调查丈量工作,核定补偿额后,马上将征地款拨付兑现,以保证铁路建设尽快施工。

(四)

村民代表会是在槲花村管理区办事处的会议室召开的。

当事人邬树龙因伤入院、伍仟妹陪同前往,均未到场。

会上,大家都证明邬树龙耕种的茶山是其祖宗山,那几间屋也是,其自己所建。得到征地补偿名正言顺,应无异议。

但邬日苟的父亲邬荣昌却不同意。他认为,茶园是他当年带领生产队的社员开荒种植的,理应由村集体来承领补偿,土地是集体所有,不能由个人独占。再者,近两年,他的两个儿子邬日苟、邬飞年又在此经营承包过爆竹加工厂,他们与邬树龙之间有房屋买卖事实,征地补偿理当归他们所有。一时双方观点相持不下。

主持会议的范家鸿副镇长与劳所长耳语了一番之后说,由于当事人未能到场,今天的会议无法结论。但肯定一条,办事要讲法律依据,以事实说话,要有此茶园或山林权属的证明,祖上的也好,集体的也好,凭口头说的都无效;房屋虽说是邬树龙所建,但如与人家发生了买卖关系,那就另当别论。

经范家鸿副镇长这样一定性,事情就对邬树龙非常不利,众人也疑惑了,谁能证明这山地就是他家的?谁又知道

邬树龙究竟有没有将房屋卖给别人呢?

许久,会场里无人出声,静悄悄的。而此时的邬荣昌却在一旁露出一丝狡黠的阴笑,在喜滋滋地抽着香烟。

这时,一直蹲在会场后面角落里的一位年轻姑娘站了起来,红了一阵脸,左手叉着腰说话了。

她说:“待我来讲两句公道话。我叫黄玫瑰,本来这事不关我事,但我在这听了半天,实在过意不去,因为有些人不是凭良心讲话,不尊重事实,有贪心,想欺负人,恃强凌弱。如果可以通过打人、强行霸占的手段来得到别人的财产的话,那这世道就不公平,这槲花村就会不得安宁。”

黄玫瑰这话一出,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人们又开始议论纷纷,确实佩服她的一身正气。但又替她捏着一把汗,她说这番话,明摆着就是冲着邬荣昌来的嘛,试想这老狐狸是何等人,能随便得罪的吗?

果然不出所料,邬荣昌被激怒了,“呼”地站了起来,手指黄玫瑰,说:“妹仔人,讲话太无分寸。谁霸占别人财产了?你知什么啦?不关你事你就别理那么多闲事,难道你能帮邬树龙拿出证据来?土改证、山林证、房产证,你有吗?真是!”

这边,黄玫瑰也毫不示弱:“你这个老狐狸,不要高兴得太早,你做梦吧,走着瞧吧!”说罢一甩手便走了。

由于争论太大,只得散会。

范家鸿副镇长的意见是由双方提供证据,继续调查处理。但调查工作不影响征地及铁路施工,任何人不得借故阻挠,否则,严肃处理。

这边刚刚散会,那边的铁路施工工程队的一班人马,便大张旗鼓地在邬树龙的茶山里安营扎寨下来,并进入了紧张的前期施工工作。

后来,经过调查核实,邬树龙果然顺利地得到了征地补偿,受伤住院的医药费也由邬日苟付出。

(五)

征地后,邬树龙马上鸟枪换炮,将拖拉机卖了,买来一部旧解放牌卡车,日夜忙着帮铁路施工队运沙运石料,据说收入很是丰厚,村里人都说邬树龙这回可是行大运了。

指挥部的李指挥为照顾邬树龙,还叫伍仟妹到施工队帮着做饭,管理着几十人的伙食。

都说众口难调,外地来的工程队员都喜欢吃辣味,伍仟妹便学着做起辣味的菜色来,吃得那些人餐餐都说好吃,也可能是大美人做饭,秀色可餐,不香也香吧。加上仟妹人开朗,不时与那些单身汉子调笑一番,更加其乐融融。

从此,夫妇二人的生活可是乐不可支,可叫村里人羡慕死了。

可是,伍仟妹发现,她与邬树龙的美满姻缘在这时却悄悄地出现了裂缝,且还走到了危险的边缘。

她也心里明白,事情缘起于邬树龙的征地补偿。

(六)

说来,黄玫瑰也有一段不幸的婚姻。几年前,经人介绍,她与同村邻居的练亚混结了婚。但结婚不到一年,练亚混便外出打工,之后,一直杳无音信。据说,因犯罪进了监狱;也有的说,他在外面有了新的相好,随那女的去了湖北乡下,后来失踪了。反正,黄玫瑰就结婚不像结婚、嫁人又不像嫁人,只好守在娘家母亲身边,过着寂寞的单身生活。

邬树龙能顺利得到一大笔征地款,还是多亏了黄玫瑰的侠义相助。

在征地的时候,邬荣昌口口声声断定邬树龙没有权属证明,所以敢这样欺负人;而范家鸿副镇长也讲到要双方提供证据,如实调查处理。

看得出来,证据是首要的条件。

而黄玫瑰就听出了言外之意。为了镇一镇邬荣昌的嚣张气焰,她很快就找到了邬树龙,告诉他所面临的处境。

“假如你拿不出证据,不能证明那茶园山是你家所有,那么很有可能,征地款就会落入邬荣昌之手;所以你一定要想办法。”

听罢,邬树龙一时束手无策:“我哪里有什么办法?”

但,他没想到,黄玫瑰竟能得罪了邬荣昌;而同时又很庆幸,在这个时候能有一个侠义相助的人来

帮助他。

于是,便回家翻箱倒柜寻出了一份发黄的土地证,还将房屋出租给邬日苟的协议书都一并交给黄玫瑰。黄玫瑰一看,说,有了这两样东西还怕什么?我去找找镇上的熟人,看能否帮上忙。

说完便走了。

黄玫瑰之所以会仗义执言,挺力帮助邬树龙,也是出于回报邬树龙对她家的无私帮助。

黄玫瑰从小没了父亲,与母亲相依为命,分了单干之后,家中一年四季落耕落种驶牛犁耙田的活,总会叫邬树龙帮着干。邬树龙有了拖拉机之后,更是随叫随到。

有一次,她母亲纪幔叔婆病了,风雨交加的夜晚,是邬树龙开着拖拉机将其送到镇医院去治疗,还帮她付了医药费。母亲常说邬树龙是她家的恩人。

这次,她母亲知道邬荣昌想强占邬树龙的征地补偿时,也很气愤,极力支持黄玫瑰去为邬树龙讨回公道。于是,黄玫瑰就去找到一位在镇政府工作的远房亲戚,叫他出面帮帮忙。后来,镇政府能实事求是地依法补偿邬树龙,就是黄玫瑰努力的结果。有一次,劳所长亲口告诉邬树龙:“要不是黄玫瑰呀,嗨!还真难说哩……”

也许是出于感激,也许是佩服黄玫瑰的为人,从此以后,邬树龙在心底里便对黄玫瑰有了好感。

邬树龙整日里忙着为施工队跑运输,每个施工地段的沙石款都没时间去结算,便叫黄玫瑰帮着记数结账。

有一天下午,黄玫瑰去镇上储蓄所存款时,还未到门口,在拐弯转角的地方,身上的挎包突然被歹徒抢走了。包里有五万多元钱哪,她便冲上去与歹徒争夺,当时被砍伤了手臂,鲜血直流;右脚也崴了,走不了路。多亏好心的路人将她送进了医院。

自此,一连半个多月,邬树龙早晚都陪在黄玫瑰的身边,嘘寒问暖,忙前忙后,悉心照顾。这使黄玫瑰非常感动,渐渐地对邬树龙产生了爱慕之情。特别是近几日,黄玫瑰手上的外伤明显已经好了许多,可是脚伤还是不见好转。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好在邬树龙每天晚上坚持为她换药按摩,伤痛也在一天天减轻。

当邬树龙的手触摸到黄玫瑰的肌肤上,轻轻地揉着的时候,黄玫瑰的脸上微微泛出幸福的满足的笑容。而黄玫瑰也是个已结过婚的女人,知道男人在这种场合下的尴尬。可是女人的本能又驱使她渴望得到对方的爱抚。试想,一个渴望爱情的女人,碰到一个知冷知热的男人,怎么会无动于衷呢?

就这样日久生情,二人坠入情网不可自拔。以至黄玫瑰出院之后,两人竟出入成双,形影不离。后来,终于东窗事发。

(七)

伍仟妹看不惯邬树龙喜新厌旧另寻新欢,便将心思告诉其母亲。

伍仟妹的母亲是很爱钱的,伍仟妹成为“特价姑娘”,迟迟未嫁,而后肯将女儿下嫁光棍邬树龙,都是因为她看中一个“钱”字。自从女儿嫁了邬树龙之后,她便把伍仟妹当作摇钱树。

这几年,凭着女婿的帮衬,她家不断改善生活,还建起了新房。如今听说邬树龙要变心,这还得了!于是,其母又将事情投诉到邬荣昌那里,在村中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

邬荣昌是什么人?邬荣昌是村中说一不二的人!

早年,他凭着自己能说会道,能将《三国演义》《水浒传》倒背如流,口若悬河,在街坊邻居中解读报纸新闻,而赢得众人好感。并能焖得一手好狗肉,经常请当时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吃饭喝酒。而他也凭党支部书记一句话,当上了当时的大队革委会主任,后来叫大队长。改革开放之后,实行民主选举时,他便落选回家了。

他如今虽无权,但在村中仍很霸道,也很专制;动不动以村中长老、族中头人自居,什么事都说了算。

看到邬树龙在征地中发财了,他心里很不舒服。开始说茶园是集体的,是他当年带领社员们开荒种茶的;看到邬树龙建起的房子也要征收,便说房子是他两个儿子买过来经营过爆竹加工厂的,应该补偿他家。不料,当他正在打着如意算盘,做着发财美梦的时候,却在半途杀出个“程咬金”来。黄玫瑰竟不声不

响地便帮邬树龙将征地补偿搞到手。

据说理由很充分,邬树龙有山林证,并在那里生产、生活过,建有房屋,管理过茶园。集体土地丢荒三年之后谁耕种谁收益。更为糟糕的是,他两个儿子与邬树龙签的是出租合同,并非买卖合同。确实是别人财产,贪不到半点便宜,还留下一个贪财的坏名声。一想到此,邬荣昌便气不打一处出。

如今,伍仟妹母亲主动投诉到他这里,刚好正中下怀。而他正好可以一箭双雕,一报前仇。

于是,一天下午,邬荣昌便叫他儿子邬日苟、邬飞年纠集了村中一帮人,对黄玫瑰进行惩罚。他们把黄玫瑰装进猪笼,一路翻滚挪动至祖屋门口门坪下,抬至塘水中浸水,旋即又抬上来;放开猪笼,用绳子捆了,绑在树桩上,叫其反省。村中看热闹的人久久不愿离去,认为黄玫瑰做了丢人的事,有夫之妇勾引有妇之夫,极不光彩。

至傍晚,邬树龙回来发现后,一声怒吼,拨开围观人群,把黄玫瑰身上的绳子解了。不料,刚解脱绳索,黄玫瑰便一头扎进水塘里,吓得邬树龙也跟着跳下去,从水塘中将其心中的美人捞起。那场面,那情境,真真叫人惊叹!这可是真实的英雄救美啊!

一场闹剧过后,邬荣昌仍觉得不够解恨。不久之后,他又撺掇伍仟妹与邬树龙离了婚,远嫁他乡。想不到,邬树龙与伍仟妹,一个孤儿单身汉与一个“天价姑娘”的一场奇遇婚姻,经过一番创业奋斗之后,终未能共享富贵而各奔西东。当中谁对谁错,谁又能说得清楚!

(八)

邬树龙与伍仟妹离婚后,便堂而皇之与黄玫瑰同居了。但同居后的生活并不如意,后来黄玫瑰病了一场,只好在家卧床休息。

邬树龙那些建在茶园边上的房屋,自铁路施工队撤走后,又被邬日苟、邬飞年兄弟重新作为加工厂场地。

伍仟妹离婚后,与工程队的一位电工结了婚。

但也好景不长,她的老公在一次施工中不幸触电身亡,因被认为违反操作规程,不作工伤处理,家属也得不到照顾,伍仟妹无工可做,便回到夫家乡下艰难度日。

偶尔也会回来娘家走走,但每看到邬树龙时,便会禁不住心生辛酸和怨恨。

想想,本来好好的一个家庭,说离就离了;当初他打光棍时,有谁理他;后来由于他死皮赖脸地向她求婚,迫于无奈才跟他结婚,结婚后,二人共同创业,那是多么幸福的时光;如今竟已一去不复返了。

痛苦,痛苦,千万种痛苦,积压在她的心头。而今屡受打击的她,最后还是经不住刺激,精神崩溃,终于疯了。

有一天,她竟然跑到邬树龙的家中操起一把冲天剪刀一番恶藤苗用的大铡刀,手一挥,破口大骂:“邬树龙!你个挨千刀的,斩头鬼,害得我好惨啊,今日不把你搞死,难解我仇恨哪!”

此时,因病在床的黄玫瑰闻听伍仟妹疯疯癫癫寻仇来了,知道大事不妙,连忙强撑着身体爬起身走下床来。

步出门口,看到伍仟妹手里拿着刀,口中狂言,举止狂癫,心中大惊。

现时屋中无其他人,若被她砍着人怎么办?于是便上前去欲夺其手中刀,不料争夺扭打中,由于体力不支,一下摔倒在天井中,脑袋撞在一块磨刀石上,顿时碰得头破血流。

黄玫瑰本来身体虚弱,怎敌得过一个身强力壮的疯子呢?又怎经得起这般折磨呢?早已急痛攻心,昏迷过去。好在旁人闻讯及时赶到,将她扶起,送往医院抢救。

而伍仟妹看到黄玫瑰倒下了,却以为邬树龙被她砍死了,把刀一扔,冲出大门一路狂奔,仰天大笑,大喊:“哈,邬树龙死了,天报应哪!哈哈……”

踉踉跄跄中,疯癫的伍仟妹冲出村口,然后误打误撞,冲向了邬日苟的爆竹加工厂,恰好在这—时刻,加工厂发生了爆炸,将伍仟妹炸得血肉横飞。事故中,火药加工厂被炸得面目全非,邬日苟和邬飞年兄弟俩好在逃离得快,差点就搭上了老命,一命归西。为了转移众人视线,邬荣昌父子仁一再坚持说是伍仟妹引起的火灾,才发生了爆炸。